

集部

滹南集卷五

金　王若虛　撰

論語辨惑二

宰予晝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喻且曰始也聽人之言則信其行今因予而改之舊說以為廢墮於學嗚呼一晝寢之適雖聖人不免焉且夫學之勤惰行之真偽何足以卜之而夫子怒之至是乎蓋其情也非止於一朝而夫子之怒亦有素矣特因是而發耳不然

則予之耽寢日以為常記者語簡而不盡其詳亦不可知荆公曰宰予之大罪在於行不顧言則晝寢之過為不足責東坡曰晝居於内非有疾不可予葢好内而懷安者皆求之太過也其餘説者尚多迂陋葢甚無足辨矣

始吾於人此一章而再稱子曰胡氏疑其衍文或非一日之言予謂以語法觀之只是一章其為衍文無疑也家語載夫子之言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

取人失之子羽斯果夫子之言乎曰非也好事者因論語而附會之耳夫子所謂始吾於人聽其言而信其行今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因予改之者特一時忿怒之辭非謂平居一信人言遂信其行也天下之人行不副言者多矣使夫子隨聽而遽信之所失者豈特宰予耶言猶可也至於以貌取人雖愚夫知其不可而謂聖人為之乎夫子之於人好惡必察毀譽必試賜之辨師之堂堂曾不足以欺之顔子之愚猶必

退省其私而後信何獨於宰予子羽而鹵莽如是哉吾固疑非夫子之言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以為非爾所及范純夫曰君子修其在已者其在人者不可必也已欲無加諸人易使人無加於已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無加於人矣而欲人無加於已雖聖人不能也顔子之行犯而不校則已矣豈能使人無犯乎其說甚好然注疏本如此程氏曰我不欲

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或能勉之仁則非子貢所及强生穿鑿殊無謂也晦庵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我亦不欲以此加人却只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以也字為者字於文為悖矣又云此仁者之事故非子貢所及予謂如彼之説亦只是恕何足為仁乎林少頴曰此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意而此以為非所及而彼則曰終身可行者盖自謂能之則不許甘於不

能則告之乃聖人抑揚之意皆是曲説無足取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考諸論語六經夫子寔罕言之故雖高弟亦有不得聞者盖自漢以来學者莫敢輕議而近代諸公皆以為聞而歎美之辭或又曰聖人之文章句句字字無非性與天道者吾不知其果何所見也歐陽子嘗謂聖人不窮性為言或雖言而不究學者當力修人事之實而性命非其所急此於名教不為無功

而衆共嗤黜以為不知道高論既興英流日甚中才庸質倒以上達自期章句之末知已指六經為糟粕談玄說妙聽者茫然而律其所行顛倒錯繆者十八九此亦何用於世哉愚謂歐陽子不失為通儒而是說譊譊者未必無罪於聖門也嗚呼度德量力切問而近思孔孟之教人心始於此後生小子盍亦少安毋失之固無涉於妄寧處其卑而不至於僭焉則善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夫子之行事固不厭其思至於畏慎太過則亦不必也文子其太過也與故聖人以中道約之以為如是亦足已而近代李邦直獨得此意鄭氏曰賢而寡過不必三思蘇氏曰再愈於一而況三乎程氏曰再則定三則私意起其説皆偏而程氏尤甚思至於三何遽為私意邪程子又以文子使晉求喪之禮為證按文子至晉而果遭之則正得思之力也何過之有葢事有不必再

思亦有不止於三思者初無定論也呂岱戒諸葛恪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夫以元遜之疏而剛狠自用卒至於殺身則呂君之戒固未為失然而無答者豈以彼既自護其短故不復與之辨與抑亦膠於夫子之言而未能以意逆志也

夫子以微生高為不直孔氏曰用意委曲非為直人東

坡曰高古之過直人也乞醯以應求非孔子之所謂不直而高平日之所謂不直也凡人情之所安者皆高之所不可至其重違人之求而乞以與之雖高不免此之謂不繼孔子因其不繼而譏之耳無垢曰直謂直情徑行也高慇勤委曲以狥人情如此孰謂其徑行而不恤乎夫子蓋美之也嗚呼從孔氏則幾於狷介而不通蘇張之論高矣而於文勢訓義又為不順是三者猶未安也謝顯道云周濟急難何害為

直然在當時其設心恐不若是夫子親見其事故語止於此而意已達矣今未可以乞醯謂為不直林少頴云是必髙不謂之乞諸隣而與故也二說與鄙意暗同夫人求於我我適無而隣幸有公乞而明與之隣不為病而求者之望備焉兩不相傷聖人將為之而安有不直之譏意者竊取諸隣而名為已有給其人而為惠耳偽而不真故聖人惡之晦庵譏其掠美市恩蓋得之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或訓焉為何而屬之下句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或讀不為否而屬之上句意謂聖人至讙必不肯言人之莫已若聖人至仁必不至賤畜而無所恤也義理之是非姑置勿論且道世之為文者有如此語法乎故凡觧經其論雖髙而於文勢語法不順者亦未可遽從况未髙乎

夫子以顔氏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為賢周濂溪每令學

者尋仲尼顔子樂處所樂何事夫樂天知命而胷中有道義之味則外物不能累矣豈必有所指哉今乃如衲子下句曰什麽是受用吾門中何事此等語吕與叔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輸他顔子得心齋一時好事者爭諷誦之予按論語中庸繫辭所載葢夫子之於顔子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使欲罷不能而彼其所從事者皆遷善改過服膺克己之實若乃隳支體黜聰明心齋坐

忘等語此出於莊周之徒而吾黨引之以為美談誣先賢而惑後學其風殆不可長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均是儒也而有君子小人之辨蓋其心術不謹趨向一差則要利盜名文姦濟惡皆學之力也末流或至叛聖人害天下而不顧非小人而何程氏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王平甫張南軒亦同荊公曰君子一以貫之小人尚雜博王補之亦同沈道原曰君子者揚雄所謂大

知而小人則所謂小知也范純夫曰君子學其内小人狥其外君子所治者本小人所治者末劉原甫曰君子將行之小人將言之謝顯道曰君子志於義小人志於利尹材曰君子通其理小人誦其數皆不足以盡之吕東萊曰小人者非險賤不正之謂也果險賤不正安得謂之儒蓋如言必信行必果之類予謂不然儒者所業之名耳豈以行為小人遂不謂之儒乎夫小人之稱有二而指細民者不與焉其曰硜硜

小人小人樊須從其小體為小人之類此謂所見淺狹對大人而言者耳自餘以對君子者皆險賤不正之屬也游夏之在聖門文學雖勝而行實未醇則夫子以是警之蓋不為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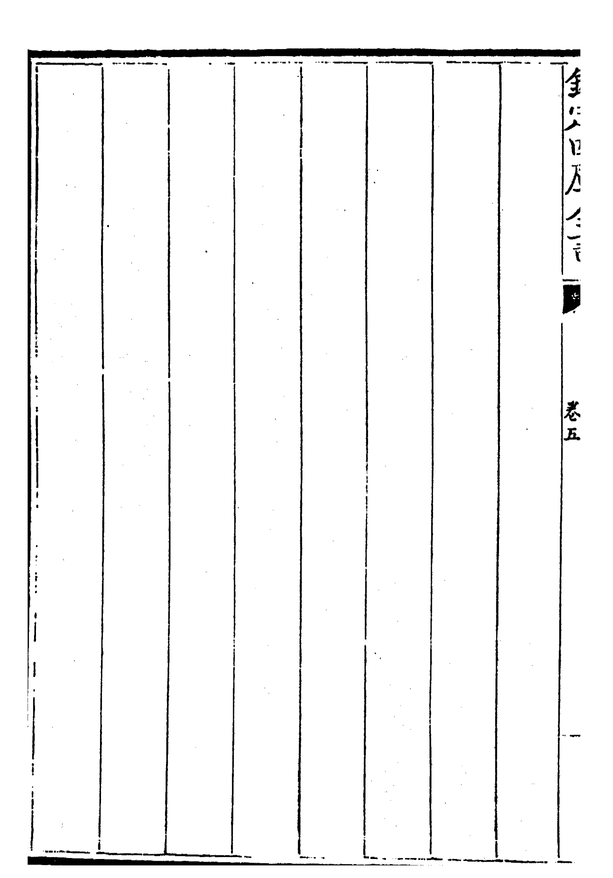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伊川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子由曰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水必有泥薪之未盡也火必有烟土去則水清薪盡則火明人而不

仁物有以害之也物之害既盡心一而不雜未嘗不仁也若顔子者性亦治矣而土未盡去薪未盡化力有所未逮也故能三月不違而未能終身東坡云夫子黙而察之閲三月之久而造次顛沛無一不出於仁是以知其終身弗畔也予以東坡為當設使顔子有時而違仁亦必因事而發如所謂日月至焉者豈有恰限三月輙一次違之之理若云三月之後不復可保則何足為顔子乎

澹臺滅明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宰室程氏曰由徑者謂蹊田畸之類也使小道便於往来由之何害予亦謂誠意茍通不必因公事而後可見滅明狷介之士不足為通方子游特取其所長而已王子徹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徑者邪也所行不由正道者皆徑也此論太髙恐非其實史記稱滅明狀貌甚惡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而家語乃曰子羽有君

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故孔子有是言又曰滅明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克孔子之望何其相反邪以論語證之史記為近

宰我問井有仁焉之説舊説以為仁者必濟人於患難聞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世儒多取林少頴謂仁當作人而伊川曰仁者好仁不避患難雖告之以赴井為仁亦將從之予謂從舊注則仁字不安從伊川則逝字難説此當兩存之要之伊川闕



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記曰武王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豈以武王行事而不以文王之心為心文王素所不欲者而一旦為之且誣稱文王之志哉蓋孔子之所稱者勢可以取而不忍為也武王之卒伐者義至於盡而不容已也學者拘於世俗之見而不知聖賢公天下之大義豈足與語此哉

子罕言利一章說者雖多皆牽強不通予謂利者聖人

之所不言仁者聖人之所常言所罕言者唯命耳然而云爾者予不解也姑闕之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夫子答以待賈南軒曰待賈者循乎天理求善賈則心已先動矣其說甚好此便是義利之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注疏以為嘆時事之不留古今多取此意程氏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来寒往則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

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意子謂孔子指水而云其所寓意未可曉也諸子之言亦俱説得去然安知其果然哉程氏之論雖有益學者要為出於意度而遂謂自漢以來無識之者何其自信之篤邪蓋未敢從

子畏於匡沈道原曰君子畏乎在我者不畏其在天者不能窮理盡性而取禍此則在我者君子所當畏也

既以窮理盡性矣雖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然則孔子何為畏匡也曰此記者之云耳猶言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以文王與紂之事也夫窮理盡性然後能作易何憂患之有故匡人之所畏也其説甚佳

未可與權與唐棣之華詩舊説以為一章謂唐棣之華偏然反而復合權道亦先反常而後至於大順李清臣辨之曰權之為名猶闕之在權能不失其輕重而已其於道之大經葢未嘗戾而人倫之大經未嘗亂

也公羊氏始有反經之說焉孔子言可與立未可與
權既巳句斷而别舉逸詩之文彼作詩者因兄弟之
乖離而喻之以唐棣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葢
云兄弟之不親由己之友悌不至耳意謂詩人失辭
所以删而不取而釋者附之於權以符公羊之說豈
不妄哉此論為勝解詩之義雖未敢必而其為兩章
者決無疑也晦庵不知詩之所指止當闕之而云上
二句本無意義但以興起下句則當矣程氏曰自漢

以下更無人識權字此言亦太峻矣唐德宗還自興元欲因迎扈軍威使人代李楚琳陸贄諫曰若此則事同脅執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權之為義取類權衡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歴代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觀宣公之論豈可謂自漢以下無識權字者耶

鄉黨一篇皆聖人起居飲食之常而弟子私記之雖左右周旋莫不中節然亦有本無意義者而學者求之太過如車中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食不語寢不言之類此止是端莊重厚耳不撤薑食不得其醬不食止是性之所嗜耳至於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肉敗色惡臭惡者不食凡人皆然何必孔子東坡以為雜紀曲禮非獨孔子之事皆置不説此固太甚然如張九成輩妄為誇誕務以張大聖人而不

知其非實至謂與春秋相表裏其不近人情亦豈足

盡信哉

晦庵釋不得其醬不食曰惡其不備也子稱君子食無

求飽又以士恥惡食為不足議夫豈以一物不備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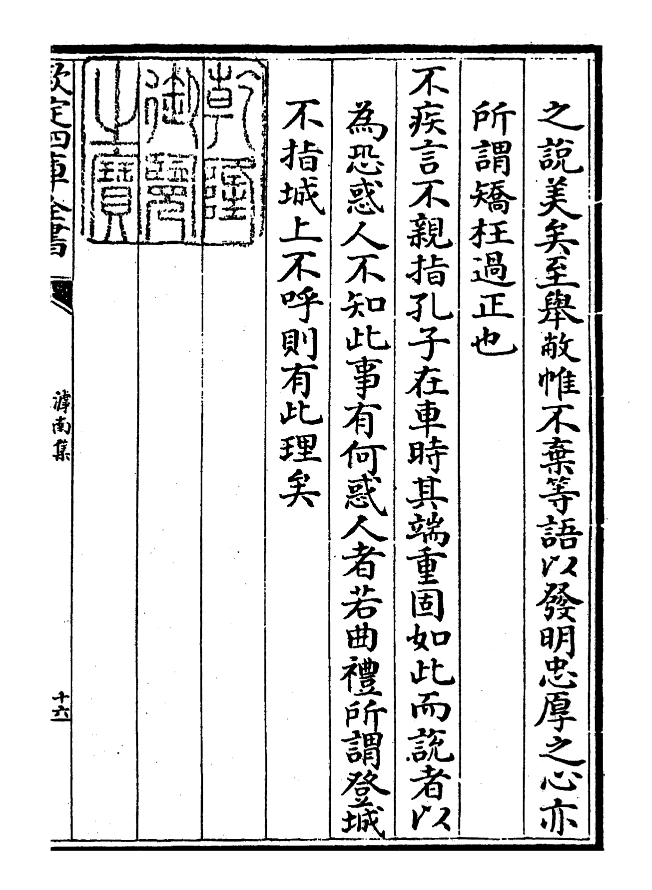
不食哉彼事事必求義理則宜其陋之至是也

晦菴觧食不語寢不言云答述曰語自言曰言此何可

分而妄為注釋只是變文耳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楊氏曰不敢嘗

慎疾也必告之直也子謂人以善意饋藥而徑告之以疑不敢嘗凡人交際皆知其不可況孔子之於康子乎且使饋藥無廹使面嘗之理何必以此語忤之當是退而謂人之辭記者簡其文故一曰字而足耳孔子廐焚而不問馬蓋其已見故不必問初豈有深意哉特弟子私疑而記之耳後人因其記之遂妄意而為之說本不須着此三字鄭氏以為貴人賤畜而然夫君子之待畜固輕於人然不應無情如此張子韶



之說美矣至舉敬帷不棄等語以發明忠厚之心亦所謂矯枉過正也

不疾言不親指孔子在車時其端重固如此而說者以為恐惑人不知此事有何惑人者若曲禮所謂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則有此理矣

淳南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滹南集卷六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毛鳳儀

謄錄監生臣王增聞

滹南集卷六

金　王若虛　撰

論語辨惑三

顔淵死顔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孔子不許東坡曰古者行禮視其所有而已遇其有則脫驂於舊館人及其無不捨車於顔淵胡氏曰豈可以無槨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且為所識窮乏之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非誠心與

直道也君子之用財顧義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予謂胡氏之論若勝於東坡然喪具稱其家貲而不以死傷生古之道也雖於父母且然況甲㓜者乎以子之㥁而奪師之車其不量彼已不識輕重亦甚矣在禮意人情自當拒之何必如胡氏之辨析哉味夫子才不才之言吾不徒行之語其責誚於路者可見矣若夫脫驂之賻則我自周之也我自周之何所不可

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則曰未知生焉知死蓋以子路不能切問近思以盡人事之實而妄意幽遠實拒而不告也而宋儒之說曰人鬼之情同死生之理一知事人則知事鬼知生則知死矣不告者乃所以深告之其論信美但恐聖人言下初不及此意而子路分上亦不應設此機也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說者以為因孔子之言而不敬

子路故孔子復以此解之夫子路之為人門人知之亦熟矣鼓瑟一事雖夫子所不取亦未為大過也而遽不敬焉何好惡之輕乎蓋其所以不敬者不獨在此也當是兩章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吴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字當移於此通為一章詳其文勢大似有理或併移回賜事亦可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橫渠曰司馬牛多言

而躁就其人之材而言之便曰其言也訒告仲弓又别告顔子又别樊遲最其下者故告之以愛人楊龜山曰司馬牛問仁而告以其言也訒則曰斯謂之仁已乎問君子而告之以不憂不懼則曰斯謂之君子已乎此非切問近思者其易於言可知矣夫人不可易為之則言之固宜訒也游定夫曰夫子答樊遲曰先難而後獲答司馬牛曰其言也訒皆未可言仁故也三説甚得夫子本意

子夏告司馬牛以四海皆兄弟姑以寛觧其憂云耳非謂真如已之兄弟也故胡氏以為意圓而語滞晦庵亦云不得已之辭讀者當以意逆志而楊龜山遂曰天下歸仁非兄弟而何士或以無兄弟為憂者皆自私之過然則塗人無非吾親而天屬不足貴矣而可乎楊氏語録以郭子儀不問發父塚之盜為能忘物我傷義既甚而今復有此論豈非流入於異端而不覺邪林少頴曰子夏之言近於墨氏之兼愛意則廣

而言有病又云子夏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已喪其子而喪其明何不曰四海之内皆吾子也予謂林氏既知病其言則此言不必出但云何不以寛牛之意自寛則可矣

子貢問政夫子答以民信之又曰民無信不立夫民信之者為民所信也民無信者不為民信也為政而至於不為民信則號令日輕紀綱日弛賞不足勸而罰不可懲委靡頽墮每事不能立矣故寧去食而不可

失信蓋理所必至非徒立教之空言也注疏甚明固無以易而晦庵過為曲說夫三者初無先後而曰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信於民者在我而曰以民德而言則信者民之所固有不立者國之事也而曰民有以自立其義迂回皆不足取雖然此一信字古今誤認者多矣豈獨朱氏而已哉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由也至必使無訟此自三章不相干涉但記者以類相附耳尹材曰子路言簡而中

理故片言可使罪人服子路重然諾恐不果踐言故無宿諾此説為是晦庵曰子路忠信明決而人信服之故能以片言折獄而所以取信於人者自夫素無宿諾而養之過矣夫然諾之信豈所以服罪人者哉林少頴曰子路一聞夫子見與之言遂有驕恣之心方且無宿夜然諾不待明日必倏而行之欲使天下之人信也孔子見其如此故復抑之蓋三句只是一叚與乘桴浮海衣敝縕袍章同例其説益迂不足取

也所謂片言者特甚之之辭自當以意逆志而晦庵遂云不待其辭之畢過矣

樊遲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則繼之以舉直錯枉之言子夏廣之而及於舜湯舉伊皐之效此一段皆論知人之智耳與問仁之意全不相關故南軒解能使枉者直則曰知人之功用如此鮮不仁者遠則曰此可見知人之為大文理甚明而龜山晦庵無垢之徒皆以為兼仁智而言其意含糊了不可曉豈以樊遲

屢疑子夏深嘆且有遠不仁之説故委曲求之而至於是與竊所不取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古今觧者未嘗有異説而張無垢曰自者由也如自天祐之之自朋友之道所以不終者多由取辱之路以交之也設數以鈐制而不忠告之取辱也危言以控阨而不以善道之取辱也制之於已然禁之於已發非所謂不可則止取辱也乎居探其所志觀其所趨

儻有不善之萌非道之念則要之以禮正之以義所謂不可則止也其迂謬可笑甚矣而反以先儒為非此亦過於厚而不知君子之中道者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致興喪乎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近也即下文不幾乎之幾耳三字自為一句一言得失何遽至於興喪然亦有近之者此意甚明初無可疑而晦庵乃訓曰為期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無謂甚矣

子貢問當時從政者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筭也蘇氏曰此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子貢之問必有所指不然從政之人非一而舉以為斗筲可乎此論亦有理張無垢乃曰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子貢正犯夫子之禁故夫子自稱如此予謂天子之過庶人得以議之而謂士不可非其大夫乎此說盖出於孫卿未必聖門之事就使誠然但不昌言於衆耳師弟之間真實語話何必周謹如是哉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晦庵曰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必其無可取之實其說是矣東坡曰此未足以為君子也為問者言也以為賢於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恥夫何惡之有予謂此論雖高然善惡之異類猶氷炭也妬賢醜正亦小人之天資豈能盡以媿恥望之哉

使凡不善者皆知見善人而恥之則世無小人矣抑孔子之觀人初不以此若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則亦親求其實而已豈徒取決於鄉人之好惡哉

胡氏曰憲問一篇疑皆原憲所記慵夫曰論語本無篇名今之篇名亦不成義理如學而述而子罕之類是何等語且章自為旨不相附屬豈可以兩字冠之此蓋後儒以簡冊繁多欲記習之便因其科節以為號

前輩既以辨之矣胡氏徒見首章如原憲自稱者遂謂一篇悉原憲所記此臆度之說豈可必哉又疑里仁篇自吾道一貫至君子欲訥於言十章出曾子門人公冶長篇多出子貢之徒益無所據删之可也

夫子不荅南宮适之問說者不一或謂明理而無所疑故不荅或謂譏以禹稷比已故不荅或謂禹稷之有天下止於躬稼其言不盡故不荅或謂為善者非以干禄而禄以天下尤非學者所宜言故不荅或謂雖

不形言必有目擊首肯之意是皆臆度非必其真張無垢曰此章全在不答處聖人立論坐見萬世之後要不使有時而窮夫力非所以取天下也然有以力而得之者德固宜其有天下也而不得者亦多矣是适言雖美有時而窮也夫子將言其非恐害名教欲言其是則其病猶适也故特付之不答而已至其既出而謂之尚德君子者葢稱其用心耳此說為善殊勝諸家也

或問子西於孔子子曰彼哉彼哉鄭大夫公孫夏楚令尹公子申皆字子西馬注兩存之東坡曰或謂楚子西非也昭王之失國微子西楚不國矣頴濵曰公孫夏無足言者非所以當問此盖楚子西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遂沮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皆未嘗疾而獨於子西者以其知我而疑我耳予謂頴濵以公孫夏不足問固似有理然其自為説亦未當也夫

子之論人毀譽抑揚一以至公而無容心焉今以沮已而遂短之是其言出於私怨也聖人恐不如是晦菴曰子西能讓楚國而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昭王欲用孔子而子西止之其後又召白公勝以致亂則其為人可知矣此説頗安雖然以子産管晏而夫子不過稱其一節子西之事業雖有可取在聖人觀之亦何足多道哉恐不必深求其故也

子路問成人章胡氏以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為子路之

語此蓋惑於曰字耳觀其文勢殆不然也

前漢鄒陽為梁孝王說王長君云魯哀姜薨于闕

子曰法

而不譎以為過也顔師古曰言齊人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死予按語稱桓公正而不譎蓋總言其行事直而不詭賢於晉文耳鄒陽之說殊為乖戾然東坡反引為證而又以納辰嬴寔晉文之譎其失愈

甚

管仲不死子糾之難孔子曰如其仁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子糾之死寔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以爭為不義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而春秋書之亦曰公伐齊納糾不書子不當立也齊小白入于齊繫之齊當有齊也若使桓公弟子糾兄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

而殺之則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道學諸公多主此說然司馬遷杜元凱皆以子糾為長而諸子傳記言桓公殺兄者多獨漢薄昭嘗稱桓公殺弟以反國而韋昭注云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今宋儒遂以糾為弟豈其別有所從乎若止以薄昭為據則其說固未定也左傳經蓋云納子糾而公穀之經不書子夫三家所傳原有得失今徒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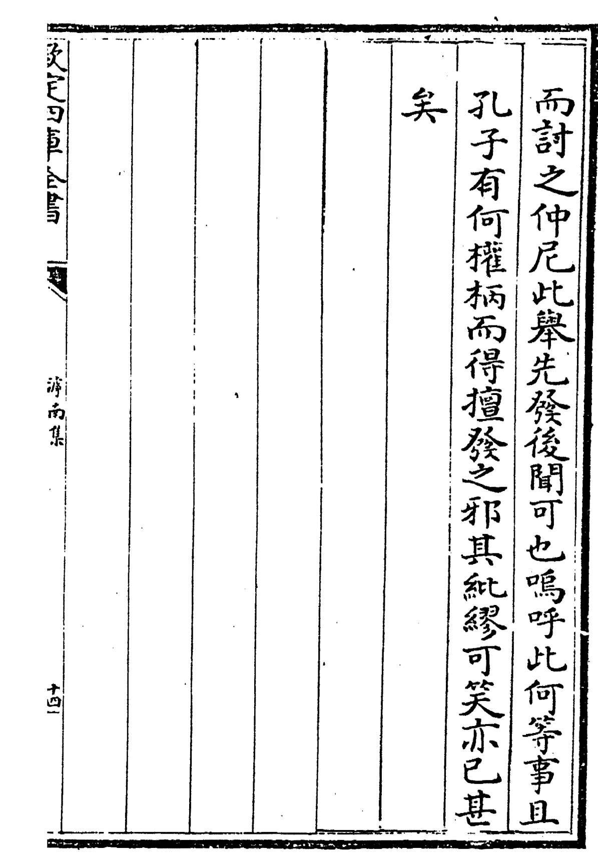
順於己意遂獨是公穀則其說亦未定也其言齊小白入於齊者彼自是齊人耳文勢固然恐無他意則其說又未定也夫以未定之說而斷然自謂得聖人之旨安能使後世必信哉然則柰何曰不必論也使子糾果為弟則三尺之童皆知其不當争管召固不必死而子路之徒亦何所疑乎蓋家語亦載此事矣孔子言之曰管仲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家語浮誇未必真出於聖人然其義有

可以發明乎此者夫子糾桓公皆襄公之庶弟而非冢嫡各因畏禍而出奔當是之時立者從之亦唯國人之聽而已桓公以高國之召自莒先入國人奉以為君初無異義則齊既為桓公之有子糾雖長而勢不得爭寔未成君也管仲無必死之義而有匡天下救生民之功所慊者小所成者大孔子權其輕重而論之故不以管仲為非仁而亦不以召忽為不當死邢氏疏義畧得之矣如其云者幾近之謂也言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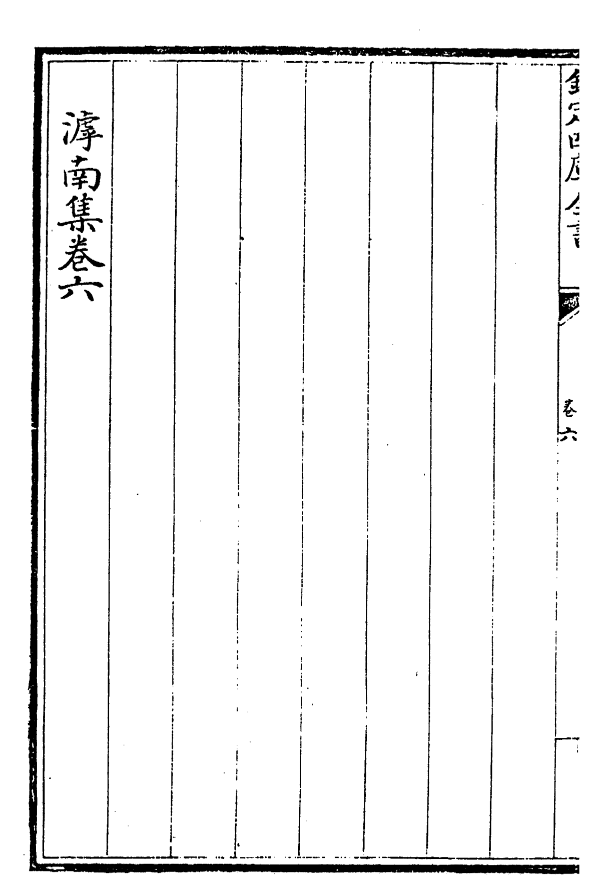
以為仁耳注疏晦庵以為誰如其仁其於辭義俱為
不順南軒曰夫子所以稱管仲者皆仁之功矣問其
仁而獨稱仁之功則其淺深可知只為子路疑其未
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
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蓋聖人抑揚之意此說甚
善東坡曰以管仲為仁則召忽為不仁乎曰量力而
行之度德而處之管仲不死仁也召忽死之亦仁也
伍尚歸死於父孝也伍員逃之亦孝也時有大小耳

此論甚佳子路子貢以召忽為仁管仲為非仁孔子獨明管仲之事而不論召忽則召忽之為仁可知矣其言匹夫匹婦之諒此自別指無名而徒死者耳意不在召忽也忽豈自經溝瀆之類哉程子又言王魏當死建成而不當事文皇此尤不然是時高祖固在位也建成未成君而文皇之立實高祖之命則二子因難而死固好不死而事文皇亦可也

胡氏解孔子請討陳恒事云春秋之義弑君之賊人得



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嗚呼此何等事且孔子有何權柄而得擅發之邪其紕繆可笑亦已甚矣



淳南集卷六

滹南集卷七

金 王若虚 撰

論語辨惑四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晦庵曰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蓋以而字故生此論耳初若可喜而義訓終不安止當從舊

作者七人雖不見主名其文勢似與上文為一章子曰字疑衍

君子固窮當從注疏伊川以為固守其窮好事者或取之而實不然蓋子路之意止疑君子不當窮而非論處窮也夫子言固有窮時但不若小人之濫耳伊川之義蓋亦在其中而遂以固字為說則過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呼其名而告之以謂人之能是者少耳意在警子路亦不可知然其文勢則非直指之也而說者皆云為慍見而發過矣且中間有告子貢多學一貫之章則既已間斷安得通為一時之事哉

蓋孔子世家亦載此而一貫語上加子貢作色四字所以生學者之疑嗚呼鮮經不守其本文而信傳記不根之說亦見其好異而喜鑿矣

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南軒曰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此民耳所說甚好然記者以此屬於聖人無毀譽之下義終齟齬疑是兩章而脫其子曰字

晦庵鮮小不忍之義曰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夫慈

愛而無斷婦人之仁也果敢而輕發匹夫之勇也二義不同豈有一言而兼二義者哉謂其俱通而並存之則可矣然君子未有以殘忍之忍教人者唯王氏嘗有此訓詳其文義止從舊注為長

子謂民之於仁甚於水火馬融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然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所以仁為甚王弼曰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邢氏疏兩存之而近世諸儒多從融

義以文義觀之弼說為是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周式楊傑以師為衆張九成以讓為責劉原父吴元長則曰當仁而傳道可以為人師皆不近人情不足取程氏曰為仁在己無與讓若善名在外不可不讓恐夫子之意亦不及此唯晦庵云言當勇往而必為雖師亦無所讓斯得之矣蓋此乃甚之之辭非真與師對也學者當以意逆之

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止當如舊說而張九成以為竊議

王室之意至引高歡見魏政不綱退結豪傑事此過正之論也

夫子荅子張恭寛信敏恵章晦菴載一李氏者之説曰此章及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其言無謂不足信也晦庵擇取衆説頗為精簡如此等者何必録哉

東坡以患得之當為患不得之蓋闕文也子以為然子以博奕賢於無所用心晦庵載李氏之説曰非教人

博奕也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可謂能意逆志矣楊氏曰飽食逸居無所用心則放僻邪侈將無不為故以是而係其心豈不猶賢於已乎南軒亦云信如斯言則是聖人真欲使人為之矣苟其人了不用心於他善將恃此以為足乎甚非立教之本意故不取

夫子聞子游絃歌一章本無疑義王補之曰子與其徒戲亦可乎曰戲者人情之所不免但不為虐而已而

謝上蔡曰小國寡民而以治天下之道治之真乃牛刀割雞耳聖人之哂固宜然恐二三子疑之因以務大忽小故從而釋之呂與叔亦云辨之則愈惑故自受以為戲竊謂不然夫使為上者知所以愛人為下者知所以敬上是道也安往而可廢而謂不當施之小國之間乎彼其心止以聖人不應有戲是故妄生此論林氏曰聖人一話一言無非教者前言戲之以觀子游之對耳武城之治達天下可也其説甚佳

孔子謂殷有三仁而記者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當紂之無道三人者皆嘗諫爭而不能救也微子知其顛隮之不免故遯於荒野而避之二子不去而一被囚一見殺皆出於不幸耳而其愛君憂世忠貞惻怛之誠則三人之所同故孔子俱稱其仁初不在於去就之跡也後人泥於記者之言以為三人之為不同者各有深意而孔子之所取亦不過此遂委曲而為之説王氏曰微子不去無以存殷之祀

箕子不奴無以貽天下之法比干不死無以示人臣之節楊傑亦云微子仁於其親比干仁於其君箕子仁於萬世林少頴曰去者仁之清奴者仁之和死者仁之任張無垢曰比干之節易明而箕子之仁難言微子存商祀其仁為大故居二子之先皆過論也甚者又曰紂無道而周有道故微子去紂而歸周以為親戚叛之之證若然乃名教之罪人尚足言仁乎洪範一書誠為大典然亦歸周之後因武王之問而陳

之耳使其平居果有意於垂世則著之簡冊足矣縱復不傳未為大過而乃坐視國亡佯狂苟免以俟興王而付此恐仁者亦所不忍也楊氏曰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范氏曰三人者皆可以有天下故均之曰仁二說皆踈而范氏尤甚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大勢則兩句相耦細分則四者各為用東坡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而遠思則勞而無功偏枯而不類矣朱氏不必取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信而後諫尹氏云事上使下皆以信為主人之不信者皆己之信不足以取信故也晦菴亦云事上使下皆須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王紫微廣之曰仰以事君必先罄盡忠赤深結主知而使上見信俯以臨民必先誥誠號令感化人情而使下見信下既見信則以之役使雖勞不怨上既見信則以之獻替無言不從是道也出於至誠而已其説甚佳蓋此信字在我者之事耳而世人多錯

認了人臣畏罪而不言輙以是借口曰上不吾信也或一諫不從則奉身而去自謂無媿於其心嗚呼彼亦嘗先盡其在我者乎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夫惟大德之人然後周旋中節而不踰閑德小則不能故乍出乍入而無定尹氏曰有一不善是出入也此説得之曰可云者猶言中人之性可上可下耳非可之之謂也舊疏云不責其備故曰可晦菴云大德小德者大節小節也

人當先立乎其大者小者或未盡合理亦無害此則認為許可之可矣夫細行不矜終為大德之累跬步必謹猶憂其過舉也而謂小節有時而踰閑豈君子之訓哉晦菴既已失之而又載吴氏之説以為此章不能無弊噫子夏本言小德之無常而學者乃以為語之病亦已誣矣吴氏者何人哉賢賢易色章既云子夏之言其弊將至於廢學而於此復爾子夏之遇斯人何其不幸也

子夏曰君子之道焉可誣也頴濱古史論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灑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來者自盡於學曰引月長而道自至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之力也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況於灑掃應對進退也哉教人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矜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而起此子夏之所謂誣也蘇氏之言

深切時病予故表而出之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舊説以仕優為優閑有餘力學優為德業優長豈有一字而二義不若皆訓為有餘力也上蔡曰學與仕一也學優則仕亦優仕優則學亦優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無垢從而廣之曰仕之與學皆以優游處為極耳優游則見理明白雖萬事紛紜千古治亂皆能灼知其所以然而從容以應其變故能起當今之弊壞斷千古之興亡仕而

如此雖不挾策讀書而天下之理已在此矣豈非學乎學而如此雖不涖官行法而天下之理已在此矣豈非仕乎此論甚新人亦多喜之者以予觀之不唯於語法不順而義亦未完也夫學之優者雖不涖官而施於德業是亦為政強名曰仕猶或可也不知仕之所以見理明白灼知千古之治亂者何從而得之故有天資通敏暗合古人者要不可恃之以為足也而曰是亦為學何必讀書可乎此説果行則學有時

而廢矣子不得不辨

夫子言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與政為難能東坡曰聞孟獻子之孝不聞莊子也遂疑為獻字之誤夫聖人以為孝則固孝矣而必求他証而後信不亦過乎鄧氏曰獻子有賢德莊子未有聞焉而能用其臣守其政其孝所以為難此雖順於經而未見所以難之義南軒曰父之臣與政果善固當奉而行之不幸而有悖於理害於事者則當察而更之是乃致其誠

愛於親矣莊子之不改意者其政雖未盡善而亦不致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不忍改也蓋善而不改乃其當耳不必稱能惡而不改則是成父之惡不可稱難能也胡寅曰莊子之繼世也必其先臣先政有不利於已者他人不能不改而莊子能之是以稱其難是二說者可謂有理矣而胡氏尤親切學者其詳焉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天下之惡皆歸焉晦菴曰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不善之地惡名之所聚言人當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無罪而虛被惡名也其説甚佳東坡以為子貢言此者蓋不許武王伐紂之事而張無垢亦稱其有恕紂之心賢於孟子賊仁殘義之説皆繆見也子貢之意在使人慎所居而二子乃為恕紂而甚武王不亦異乎子貢雖惡稱人之惡者亦何至湔洗桀紂以為忠厚哉湯武大義聖人固有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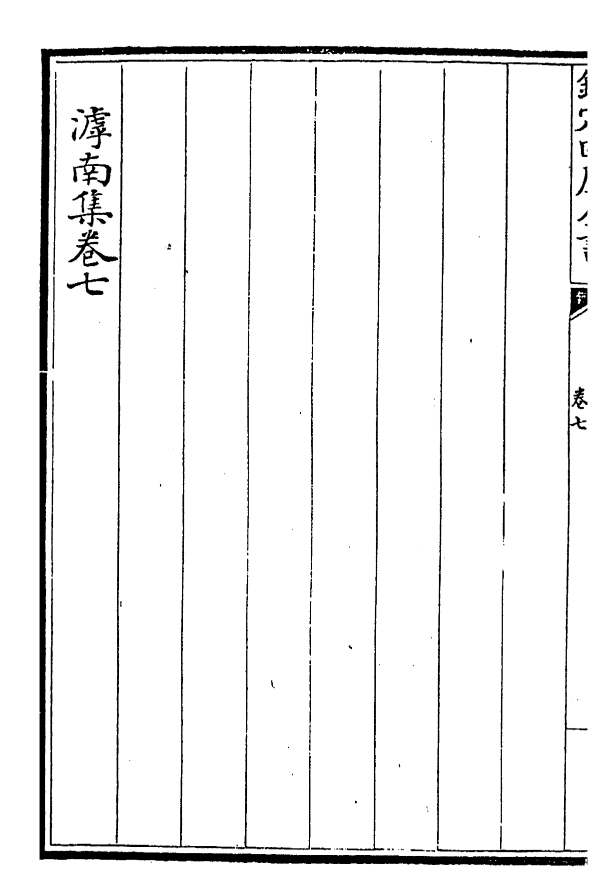
論矣今乃妄生訾毁而爲獨夫地是亦惑之甚也

堯曰咨爾舜至公則說東坡謂其䅶取禹謨湯誥泰誓武成之文而顛倒失次不可復考蓋孔子之遺書簡編絶亂有不可知者故置之不論而學道諸公曲爲義訓以爲聖人微言深旨予謂東坡之說爲近人情故從之程氏云曰予小子履上當脫一湯字嗚呼豈特此一字而已哉

孔子謂政當屏四惡而其一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與

暴虐賊同稱夫當出則出當納則納自有道存豈容
或吝盖非謂在君為不可而有司亦不當耳物君之
所命也而有司掌之出納君之所命也而有司奉之
豈有君不吝於上而有司當吝於下乎上下同心以
歸於至當三代之直道也自世之鄙夫懼失陷而獲
罪求增羨以為能是故習成此風而不能免孔子所
謂有司者亦就其獘而言之耳而王安石遂以乇膏
吝嗇為臣道之正其所見顧不鄙哉以此談經安得

不戾聖人以此為政安得不害天下



淳南集卷七

滹南集卷八

金 王若虚 撰

孟子辨惑

孟子謂說詩者不當以文害辭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趙氏曰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鮮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此最知言蓋孟子之書隨機立教不主故常凡引人於善地而已故雖委巷野人之所傳苟可駕說以明道皆所不擇其辭勁其氣厲其變縱横而

不測盖急於救世而然以孔子微言律之若參差而不合所以生學者之疑誠能以意逆志而求之如合符契矣趙氏雖及知此而不能善為發明是以無大功於孟子司馬君實著所疑十餘篇盖淺近不足道也蘇氏辭論語與孟子辨者八其論差勝自以去聖人不遠及細味之亦皆失其本旨張九成最號深知者而復不能盡如論行仁政而王王者之不作曲為護諱而不敢正言而猥曰王者王道也此猶是鄭厚

輩所見至於對齊宣湯武之問辯任人食色之惑皆
置而不能措口嗚呼孟子之意難明如此乎
伊川鮮取傷廉曰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已能自足
則不可取取之便傷廉孟子以為孟子之意止謂於義
何如耳豈論已之有無哉義所當取也已雖有餘取
之何害果不當取雖其不足亦不可也其說與傷惠
則曰可以無與而與之則却於合者無以與之如博
施濟衆固聖人所欲也然五十者方衣帛而七十者

方食肉如使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或不足則當衣帛食肉者反不足矣所以傷惠此又迂濶之甚也孟子亦曰與之不當則將以為惠而適害之耳何勞曲説嗚呼明經如程氏亦可謂難得矣然時有此等故未能盡厭乎人心

仲尼不為已甚者蓋每事適中皆無大過耳或者見論語疾不仁之言及孟子論泄柳段干木事亦有已甚字遂專以此意觧之失之拘矣然已甚之事在他人

或有之非所以論仲尼也聖人於本分之外無毫末之過豈至於已甚而後不為乎

南軒解久假而不歸曰假之則非真有矣而謂烏知其非有此闡幽以示人之意蓋五霸暫假而遽歸者也使其假而能久久而不歸則必有非苟然者孰曰非已有乎蓋有之者不係於假而假於不歸耳孟子斯言與人為善而開其自新之道所以待天下後世者可謂弘裕矣其說甚好晦庵曰假之終身而不知其

非真有又云假之雖久終非已物陋哉斯言也天下之人不能皆上性君子多方教人要以趨於善而已故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皆在所取以為成功則一也若如朱氏之言自非堯舜舉皆徒勞而無益誰復可進哉方渠未成書時嘗有此義質於南軒南軒荅之如令所說而卒從已意甚矣好高而不通也東坡曰假之與性亦異矣使孔子觀之不終日而決何不知之有嗚呼孟子豈誠不能辨此乎蘇氏幾於不解

事

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東坡曰嫂溺援之亦禮也與李泰伯之說同夫孟子云此固正禮然有時而從權耳豈謂權即非禮乎二子可謂以辭害志矣

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夫橋梁之政野人皆知之曾謂子產而不及知乎此必有司之不職或偶圮壞而子產適見因以救一時之急

豈專以此為患而孟子亦豈誠譏子産哉蓋世有不知本末如移民移粟遺衣遺食之徒故借其事以為戒耳東坡遂以孟子為失張子韶既知其出於一時而復求子産之病以實孟子之言是皆非也

東坡以孔子去食存信之義破孟子禮輕食色重之論以為使從其說則禮之亡無日矣張九成亦疑其非而置之不說予謂不然子貢以去取為決故孔子以去取決之任人以輕重相明故孟子以輕重明之其

勢然爾使任人之問如子貢之問則孟子之所答亦將如孔子之所答矣孟子之言未可瑕疵南軒頗見其旨但辭不能達耳

孟子語人每言性善此止謂人之資禀皆可使為君子蓋誘掖之教而蘇氏曰孟子有見於性而離於善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謂之善則亦可以謂之惡其説近於釋氏之無善惡辨則辨矣而非孟子之意也

呂東萊曰以君子之言借小人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

邪而不見其正以小人之言借君子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正而不見其邪是故大誥之篇入於王莽之筆則為姦說陽虎之語編於孟子之書則為格言非變其言也氣變則言隨之變也慵夫曰此論似髙而實非也言之邪正顧人何如豈氣所能變哉莽之文姦固不待辨而陽虎之語人皆疑焉夫陽虎志於為富而不在仁故以仁之害富者言之孟子志於為仁而不在富故以富之害仁者言之陽虎若曰為仁則

不得致富故為富者不暇顧仁孟子若曰為富則必致賊仁故為仁者不當務富此其所以異耳先儒曰言有可採不以人廢誤矣虎之口豈有善言哉至於仁富不能兩立則理勢之固然者故孟子舉之以為滕文厚斂之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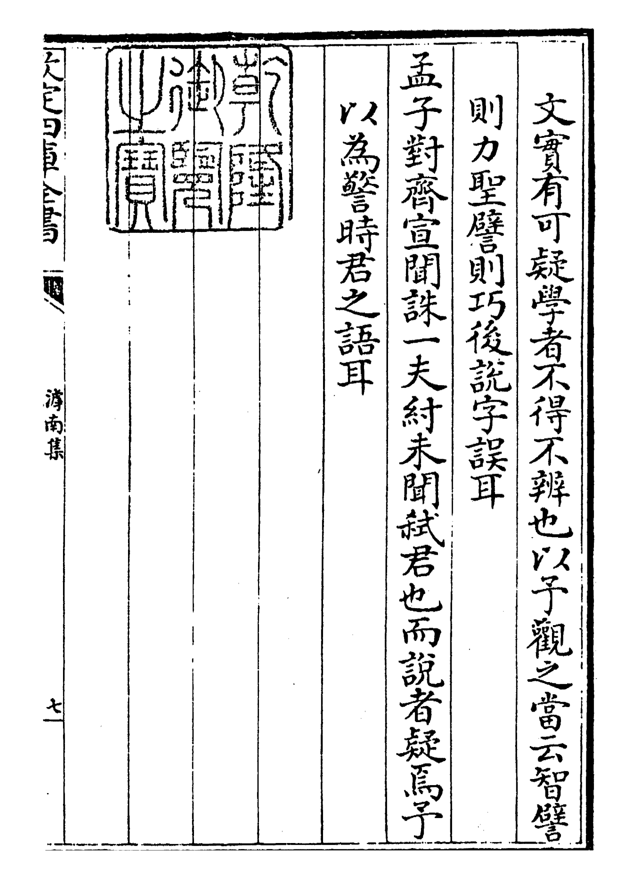
自反而不縮雖褐寛博吾不惴焉不字為衍不然則誤耳此甚明白而釋者依違不辨何也

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之説或以心字屬上句或以屬

下句予以文勢觀之語皆不安中間或有脱誤未可為斷然之説也

章子出妻屏子終身不養此止是畜養之養若所謂女子小人為難養者而注疏晦庵皆云不使養已即是奉養之意當作去聲讀非也

吕東萊策問進士孟子論孔子集大成之説云譬之金玉則智始而聖終譬之巧力則聖至而智中以智為尚則害前説以聖為尚則害後説此雖一時科舉之



文實有可疑學者不得不辨也以予觀之當云智譬則力聖譬則巧後說字誤耳

孟子對齊宣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也而說者疑焉予以為警時君之語耳

滹南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滹南集卷九至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毛鳳儀

謄錄監生臣王增閶

欽定四庫全書

滹南集卷九

金 王若虛 撰

史記辨惑

採摭之誤辨上

詩頌言古帝命武湯又曰武王載斾謂之武者詩人之所加也殷紀乃云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聖人決無此語

燕世家云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賛又云甘

棠且思之況其人乎謂之愛棠樹則可云懷與思不可也

尚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共工方鳩僝功帝所謂若時若予采者其義雖不甚明要之是兩事而本紀於後節但云堯又曰誰可者却只是申前事也

舜典稱四罪而天下咸服言刑之當而已史記帝堯本紀云舜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

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至舜紀則引左傳所載渾沌窮奇檮杌饕餮之事云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禦魑魅文雖差殊其為四罪一也一則曰變四夷一則曰禦魑魅舜之意果安在哉蓋二者皆陋說不足取焉且此事止當作舜紀而復見於堯止當從經而反取於傳紀之語不亦冗而雜乎

夏本紀載皐陶之言曰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大事索隱曰此取尚書臯陶謨為文斷絶殊無次第即班固所謂疎略牴牾者也嗚呼豈特此一節而已哉殷本紀云湯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群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

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予謂此皆不成文理今湯誥之書具在曷嘗有此遷何所據而載之也

尚書湯誥篇末云咎單作明居而咸有一德乃伊摯復政將歸時所陳在太甲三篇之下次第明甚不可亂也史記乃謂咸有一德作於湯時而列之湯誥之後明居之前豈非誤與

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宫三年悔過迎
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百姓以寧伊尹嘉之
乃作太甲訓三篇褒太甲夫三篇之書雖曰伊尹作
然自始至終皆史氏所録豈獨伊尹褒嘉而作乎
封禪書舉殷太戊時伊陟贊巫咸事云巫咸之興自此
始按尚書咸乂四篇不見其文莫曉何義孔氏但以
巫咸為臣姓名而遷遂以為巫覡據周公作君奭言
巫咸乂王家伊尹伊陟臣扈甘盤等同列蓋一代之

勲賢而謂巫覡之類可乎且其間又有曰巫賢者正使爲巫覡亦是其名爲咸安得謂自此而興乎索隱引楚詞爲證彼楚辭何足稽也列子言有神巫字季咸自齊来能言人死生壽夭豈因而亂乎

書序云伊陟賛於巫咸作咸乂四篇君奭云巫咸乂王家夫賛而作書者一時之事耳乂王家者總言其功業也而殷本紀云伊陟賛之於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何也

盤庚篇云民咨胥怨言咨嗟而相怨也史記乃曰咨胥怨何等語耶

盤庚三篇凡以告諭臣民之不欲遷者史記既畧言其大㫖矣而復云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而作不已乖乎

殷本紀云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已乃訓王曰云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武丁崩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

立其廟為髙宗遂作髙宗肜日及訓考之於書此篇即祖己訓王之辭其曰髙宗者史氏追稱耳諸篇之體皆然而云武丁既没祖己嘉之而作繆矣且立廟稱宗自國家之事豈獨出祖己之意哉

髙宗之訓乃書篇名自當全著而但云及訓此復失之太簡矣

宋世家云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太師少師曰云云太師若曰云云誠得治國國

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遂亡則微子既已去矣而復記箕子之所以奴比干之所以死而終之曰微子以為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何耶此殆似夢中語也殷紀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強諫紂紂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佯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按

尚書微子篇所謂太師少師即箕子比干也今乃言奔周與書所記異矣而周紀又云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强抱其樂器而奔周則遷所謂太師少師者其樂工邪若殷紀所稱亦止於樂工則微子何至與此輩謀決去就而此輩之奔亦何為併持祭器乎至宋世家則曰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於軍門前後參差殆不可曉

齊世家云武王自盟津還師與太公比作泰誓魯世家

云武王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按尚書二篇皆王言也而一以為與太公作一以為周公佐之而作何所據也且作泰誓何加一此字

書序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分器自是篇名而周紀乃云作分殷之器物失其名矣

金縢一書蓋周公嘗請代武王之死已乃納冊匱中而秘其事武王既喪群叔流言毀公公東征二年罪人斯得作鴟鴞之詩以遺成王而未敢誚及因天變以

啓金縢之書得公代武王之説於是悔過自新而迎公以還其文甚明史記魯世家既載周公納册金縢及群叔流言周公東征之事至於封康叔營洛邑還政成王則又云初成王少時病周公自揃其爪沉之於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册於府成王病有瘳及王用事人或譖公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公禱書乃泣反公公卒之後始有因天變啓金縢事如書之所記戾於經矣然蒙恬對胡

亥亦引周公揃爪及奔楚之事則戰國以来固已有此陋說而子長愛竒因已亂之耳抑不知所謂小子其逆者認為何義也

周本紀云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逸魯世家云周公恐成王有所淫逸乃作多士無逸自今考之多士為殷民而作者也無逸為成王而作者也在本紀則併無逸為告殷民在世家則併多士為戒成王混淆差互一至於此蓋不惟牴牾於經而

自相矛盾亦甚矣至世家襍舉二篇之旨支離錯亂不成文理讀之可以發笑

衛康叔世家舉酒誥之旨云誥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案酒誥之文曷嘗有用婦人語

燕世家云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悅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摯格於皇天云云夫既云召公疑之作君奭而又云君奭不悅周公周公

以告之尚書所載之語無乃重複乎且謂之君者猶爾汝也或但稱君或連其名皆周公面呼之辭而遂云君奭不悦周公可乎

周紀云成王既崩召畢二公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中告以文王武王之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令其書但載成王末命使之率循大卞燮和天下以荅揚文武之訓而已曷嘗有二公申告之事哉

周紀云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
作康誥以書考之此篇乃康王之誥耳若康誥則成
王所以命康叔者也其繆誤如此且本紀既先序周
公作康誥酒誥等篇而於此復云書豈有兩康誥邪

周紀云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
政作冏命復寧絕不成文理

淮夷徐戎反伯禽帥師伐之於肹誓曰云云作此肹誓
何用四字

或謂太史公文皆不見先秦古書故其記二帝三王事多與尚書不同此殹之者曲為之説也按武帝嘗詔孔安國作傳史記儒林傳亦具言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盖尚書滋多於是則其書當時已傳矣縱末列於學官子長豈得不見只是採摭不精耳彼其所取於他書者亦多牴牾而不合豈皆以不見之故耶

或問禘之説子曰知其説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

乎指其掌孔子自指其掌而言耳封禪書引之直云其於治天下也視其掌不已𥻘乎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問冉求則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論語所記云爾史記仲由傳云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而冉求傳則云季康子問冉求仁乎孔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問子路

孔子曰如求夫問者孟武伯而遷以為季康子孔子所答非惟與論語不同而二傳亦自相乖戾荒陋甚矣

論語載孔子在陳之言云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初不言其何為而發也孟子亦載之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此正是一事但辭少異耳史記世家乃兩存之而各著其言之之由吾意其妄為遷就也

論語閔子騫辭費宰之命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蓋一時拒使者之言也史記子騫傳直云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殆不成文理

論語云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司馬遷意其太久也遂加學之二字夫經有疑義闕之可也以意增損可乎然史記如此者何可勝數

孔子答陳司敗昭公知禮司敗以孔子為黨巫馬期特

傳其語而已既非期之言又非孔子之訓誨而專著此以為期傳甚無謂也

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而遷併與言為與字豈傳寫之誤與

論語達巷黨人稱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彼但云人而史記以為童子何所據也

孔子世家云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司馬氏索隱云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子曰舉直錯枉則

民服今以為答康子蓋撮略論語而失事實按論語所謂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乃答樊遲問知之言耳然則遷之所引既誤而司馬氏辨之者亦非也

南容傳云容問羿奡禹稷事夫子不答容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圭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按論語此自三章不相附屬而遷合之為一殆不可讀也

孔子嘗謂子貢曰予一以貫非多學而識者蓋泛以告

之耳而史記以為在陳蔡時因子貢作色而云不知一貫之說何以寛子貢也子張問行孔子語之以忠信篤敬此亦平居之所講明而史記又謂因陳蔡之困而發何所據耶

孔子世家載楚狂接輿歌曰往者不可諫兮来者猶可追也加兩助字不唯非其本語抑亦亂其聲韻矣

仲由傳云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彼亦偶從夫子耳便謂其喜從遊何以知也且此事亦不必

録

孔子世家云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以論語考之已上三

章皆泛稱子曰不記其在何時因何事也而遷著於此蓋亦妄意云爾其論夷惠之屬者尤無謂也

孔子世家總書行事有云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史氏之所記孔子之所自言豈可混而不別遷採經摭傳大抵皆踳駮而二帝三王紀齊魯燕晉宋衛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尤不足觀也

孟子初見梁王王汎問利國之説孟子以仁義答之他日又以挫衂於隣國之故求所以洒其恥者孟子復勸之以施仁政分明是兩節而魏世家云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為人君仁義而已何以利為文辭襍亂矣

或疑孟子勸齊伐燕孟子辯之甚明而燕世家乃云孟

軻謂宣王曰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何從得耶此直以或疑而意之耳䔥璞曰司馬遷不信真孟子而信假孟子誠中其病

舜本紀云象以舜為已死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諤不懌據孟子乃是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也

左傳曰鄭武公夫人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而愛段杜注云寤寐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史記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

難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叚叚生易夫人愛之子謂如左氏之説莊公之生葢易矣夫人特以怪異而惡之耳遷反謂之難而又謂叚生易何邪此雖無係於利害亦可以發一笑也

左傳記石碏之言云陳桓公方有寵于王劉子玄謂陳侯尚存未當稱謚當云矣如魯世家云公子揮欲為隱公殺桓公隱公不從揮反譖隱公於桓公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為子殺隱公其病猶左氏也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星隕如雨夫如雨云者直言其狀之多若雨故以為異而記之後世史書五行志亦時有載此者左氏乃謂與雨偕而杜預遂以如訓盖失之矣至史記宋世家則併舉之曰宋地𩃬星如雨與雨偕下豈不愈謬哉

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中星隕如雨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云隕石於宋隕星也史記世家乃謂宋襄公七年宋地

隕星如雨與偕下六鷁退蜚按春秋星隕如雨初不指其在宋且莊公七年之四月與僖公十六年之正月相去亦遠矣安得併為宋地同時之事乎蓋見左氏釋隕石為隕星故誤誌焉而隕石之事反遺而不書荒踈甚矣

據左氏傳注魯僖公為閔公庶兄故夏父弗忌曰新鬼大故鬼小而史記乃云湣公被弑季友自邾奉湣公弟申入立之是為釐公釐公亦莊公少子未知孰是

左氏云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史記則云家無衣帛之妾厩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於文又為悖

衛世家云蒯聵與渾良夫盟曰免子三死無所與按左氏但云三死無與無與即免也今更加免子二字不亦贅乎

吳世家云季札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鍾聲曰異哉吾

聞之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
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
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
琴瑟衛世家云季子過宿孫文子為擊磬曰不樂音
大悲使衛亂乃此矣一以為鍾一以為磬此未足深
病然如前說則是文子自作樂而季子適聞之也如
後說則是文子為札而作也前說則罪其不自愧懼
而安於娛樂後說則以音聲之悲而知其為亂之徵

是何乖異而不同邪按前說本於左氏當以為是後說正有他據亦相矛盾而不應取也且左氏但言又何樂而史記改之云可以畔乎其義亦乖蓋獲罪於君即所謂畔也而何在於孽鍾邪司馬貞既知其非矣而曰畔字當讀為樂亦強為之說也

史記稱宰予與田常為亂夷其族前人辨之曰齊相闞止亦字子我故遷誤以為然考之左氏先書闞止而後稱子我注言子我即闞止也今齊世家亦然而田

完世家乃云子我者闞止之宗人則其繆誤豈獨宰

予之事哉

齊世家書子我爲闞止而田完世家作監止楚世家稱

昭王名珍而伍員傳作軫衛世家稱莊公名蒯聵而

仲由傳作蕢聵衛世家云孟黶敵子路而仲由傳作

壺黶是不當從一乎

滹南集卷九